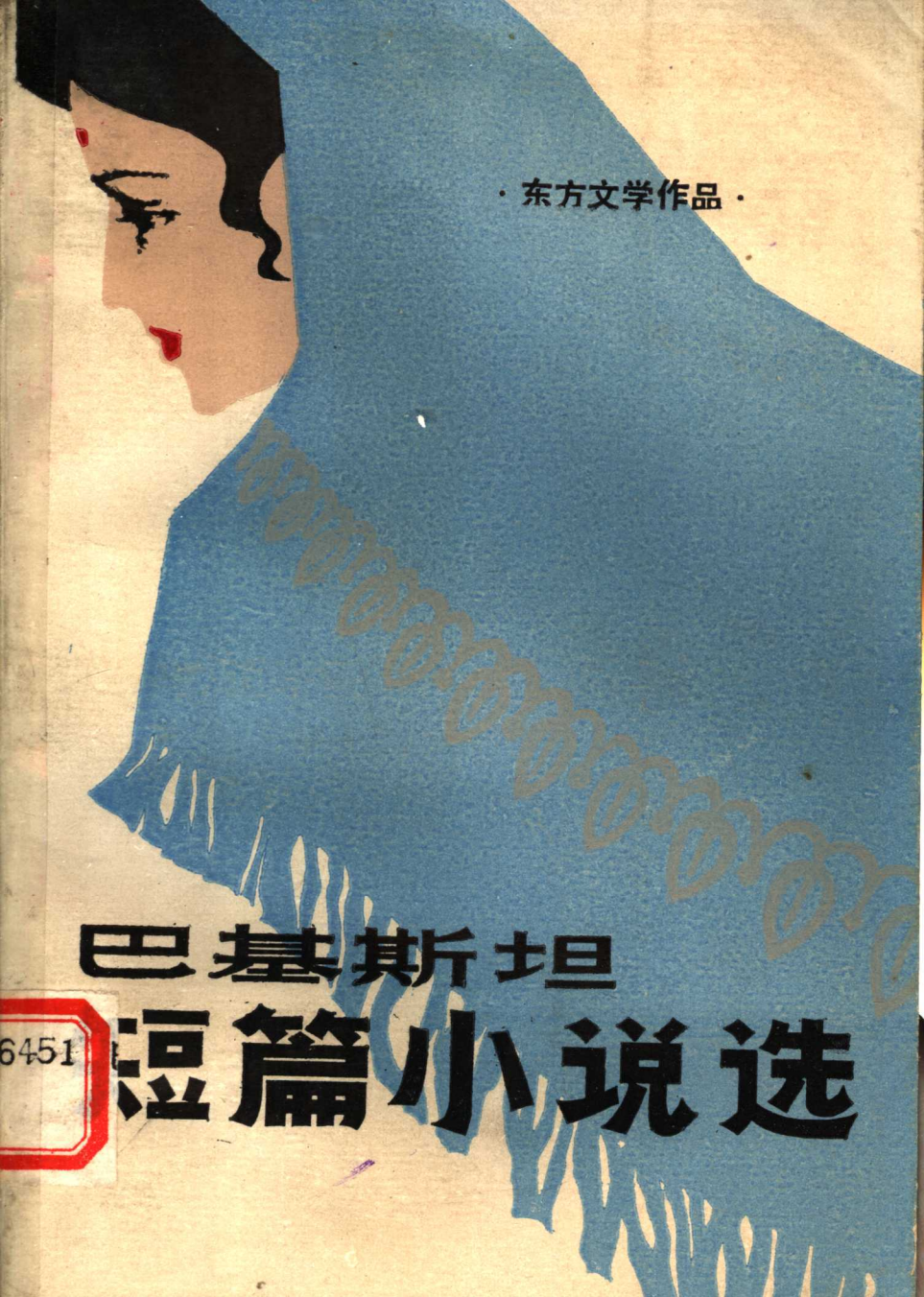
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's face and upper body. She is wearing a blue headscarf with a decorative border. Her face is depicted in a simplified, high-contrast style with black outlines for her eyes and hair, and red for her lips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beige color.

· 东方文学作品 ·

巴基斯坦

6451 短篇小说选

维吾尔文学四部曲

四部曲

短篇小说选

· 东方文学作品 ·

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

〔巴基斯坦〕 阿赫默德·纳迪姆·卡斯米等著

山 蕴 朱国庆 周启登 汪绍基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杨民生

封面设计 钱大喜

东方文学作品

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

山蕴 朱国庆 译

周启登 汪沼基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

长沙市兴隆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180千字 插图1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10,000

书号10115.544 定价1.05

译者序

《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》和我国广大读者见面了。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，两国之间存在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良好的睦邻关系。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怀着深情厚谊，渴望更多地了解这个在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古老民族在想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；渴望了解这个民族的思想、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。近几年来，巴基斯坦的电影、电视剧陆续在我国上映，受到我国人民的普遍欢迎。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，我们在这里作了这个小小的尝试，希望通过这本集子，使我国读者对巴基斯坦国家及其人民有进一步的了解。

巴基斯坦的国语是乌尔都语。乌尔都语作为南亚次大陆的一个主要语种，不仅流行于巴基斯坦，而且还流行于印度的广大地区。德里、勒克瑙和拉合尔被称为乌尔都语的三大中心（标准语地区）。乌尔都语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是以诗歌为主体。它的短篇小说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，至今已有八十年左右的历史。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给读者的，是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短篇小说，以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的作品为主，作者也都是有巴基斯坦国籍的乌尔都语作家。同时，我们也翻译了一九四七年以前的短篇小说，它们的作者在印巴分治前是印度作家，印巴分治后加入巴基斯坦国

籍，成为巴基斯坦作家。因此，这本小说选的题目既涉及巴基斯坦，又涉及印度。由于同样的历史原因，还涉及孟加拉国。

在选译作品的时候，我们力图从乌尔都语文学史的角度来考虑作家与作品的取舍。这本集子包括了巴基斯坦的十五位乌尔都语作家的作品。这些作家之中有从三十年代开始写作，在印巴分治前已享有盛名的老作家，如阿赫默德·纳迪姆·卡斯米、萨达特·哈桑·明都、胡拉姆·阿巴斯、米尔扎·阿迪布、蒙塔兹·穆夫迪等；也有从四十年代开始写作，在巴基斯坦成立后成为知名作家的易卜拉欣·杰利斯、肖克特·西迪基、哈蒂嘉·玛斯杜尔·沙迪克·侯赛因等；还有从六十年代开始写作，现已在广大读者中有一定影响的新作家穆兹希鲁·萨拉姆、法尔亨达·卢娣、赛义德·赫里尔·阿赫默德等；而肖克特·唐维则是早已为人所共知的著名讽刺作家。上述这些作家，绝大部分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，为乌尔都语文学的繁荣发展不断作出贡献。

在这本集子里，我们所选的大多是上述作家的代表作或比较优秀的作品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这些作品的历史背景，可以一直上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。它们当中，有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一九二八年国大党要求自治（争取印度获得自治领地位）为背景的“国营火车”；有以一九三五年通过的印度法案（实现省的自治）为背景的“新法律”；有以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流血冲突为背景的“与母亲失散以后”；有以一九七二年东巴脱离巴基斯坦为背景的“颠倒的墓穴”。从这些作品中，读者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以来南亚次大陆的历史变迁，看到次大陆人民对殖民主义

者的憎恨及对宗教和种族冲突的强烈不满，也可以看到人民对国家独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精神。

巴基斯坦的进步作家们，继承普列姆·昌德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，用自己的笔，抨击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。这方面的广泛题材，在这本集子里也有所反映。如阶级对立，一方面是富人压迫、剥削、奴役着穷人（如“房东”），另一方面是穷人挣扎在死亡线上，过着悲惨的生活，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（如“青石”、“砖匠”）。就连小资产阶级也深感生活的艰辛（如“一块石碑”、“五周年祭”）。作家们的爱憎感情是鲜明的，他们揭露了剥削者的残酷、虚伪和无耻（如“偷盗”、“房东”），对广大劳苦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。在以妇女为题材的作品中，作家们尖锐地向读者展示了妇女们所处的被压迫、被侮辱的无权地位（如“第二个真主”、“颠倒的墓穴”）。他们还揭露了在信奉“金钱第一”的社会里，人与人之间的不正常关系：冷漠、互相猜忌和实用主义（如“死胡同”）。“阿南迪城”更是发人深省，使读者去思考罪恶的卖淫制度的根源是什么。

很多作品在艺术上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一篇艺术上成功的作品，往往给人以美的享受。这里的许多作品，语言生动流畅，朴素自然。有些作品（如“新法律”）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，个性鲜明，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意义。有些作品（如“房东”、“第三个人”）以曲折的情节吸引着读者。有些作品（如“国营火车”、“偷盗”）构思奇特，以意想不到的结局取胜。一般来说，乌尔都语小说比较注重心理描写。在本书的一些作品（如“侮辱”、“死胡同”）中，作家进行了细

赋的心理描写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了较深入的探索。乌尔都语的讽刺小说是引人入胜的。我们在这里选了“国营火车”。从中读者可以看出作家高超的讽刺手法，而且选材典型，人物性格鲜明。读者在捧腹大笑之余，将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。总的说来，这本集子所选的作品，大体上都是用传统的写作手法，这也是我国读者普遍欢迎的艺术手法。

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，我国曾翻译出版了乌尔都语文学的一些作品，然而数量有限，而且大多数又都是从英译本、俄译本转译过来的。后来这种介绍工作中断了近二十年。直至近几年来，把乌尔都语文学作品直接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工作才得以恢复，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。当然，我们编译的这本集子，并不能反映巴基斯坦乌尔都语短篇小说的全貌。由于我们的水平、经验所限，其中难免挂一漏万。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本集子，使我国读者对巴基斯坦社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，并能领略一些乌尔都语小说的艺术特色，从而为促进中巴文化交流和中巴友好而尽我们的一份微薄的力量。不足之处，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，予以指正。

译 者

1983年5月于北京大学东语系

目 录

阿赫默德·纳迪姆·卡斯米	
青 石	(1)
与母亲失散以后	(10)
萨达特·哈桑·明都	
新 法 律	(34)
米尔扎·阿迪布	
念过书的新娘	(47)
胡拉姆·阿巴斯	
阿 南 迪 城	(58)
一 块 石 碑	(74)
易卜拉欣·杰利斯	
颠 倒 的 墓 穴	(85)
肖克特·西迪基	
第 三 个 人	(101)
肖克特·唐维	
国 营 火 车	(127)

依希法格·阿赫默德	
妈 妈	(138)
法尔亨达·卢娣	
第二个真主	(158)
胡拉姆·萨格林·纳格威	
死 胡 同	(171)
赛义德·赫里尔·阿赫默德	
房 东	(188)
沙迪克·侯赛因	
砖 匠	(214)
穆兹希鲁·萨拉姆	
偷 盗	(224)
哈蒂嘉·玛斯杜尔	
五 周 年 祭	(230)
蒙塔兹·穆夫迪	
半 边 脸	(242)

阿赫默德·纳迪姆·卡斯米

青 石

半夜里，妈妈把我们叫醒，对我们说：“孩子们，快起床吧！去洗洗脸，换上衣服。歇鲁·穆拉西和努拉·沙勒巴恩就快来了。”

这时，月亮正挂在我们的头顶上，清辉洒满大地，微风轻拂，李树的影子有些晃动，枝头的叶子也在轻轻地摇曳。笼子里的鹦鹉早已睡着了，它把头歪向一边，藏在翅膀下面，乍看起来，好象它的头被人割去了似的。猫蜷伏着，象一团棉絮。“玛诺！”我轻声唤它。它爬了起来，伸伸懒腰，身子一下子比原来长了许多，接着它跳到我的床上，“喵喵”地叫着，钻进了我的怀里。

“你把猫都惯坏了。”妈妈一边忙着生炉子，给我们准备早点，一边说道：“你们走后，它会不停地哭上两三天。”

哥哥问道：“我们走了您不哭吧？”

“不哭。”妈妈回答说。眼睛里却流下了泪水。

我们赶紧下床，依偎在妈妈身边。妈妈用手抚摸着我们

两人的头，哭着说：“我干吗要哭呢？难道我这一辈子哭得还少吗？还要再哭？你们都快要长大成人了，要做事了，我也就有了靠山，不会再过以前那种日子了。到那时，我要睡软床，披丝的大披肩，穿金线绣的鞋，还要让你们的媳妇侍候我。”

“我们的媳妇现在在哪儿呢，妈妈？”我问道。

哥哥笑了，说道：“傻兄弟，你不害臊？”

妈妈也笑了起来，她紧紧地把我搂在胸前，说道：“从你叔叔家的圆屋顶上，可以看到一颗又大又亮的星，你们的媳妇就住在那里。这颗星一闪一闪的，你们说说看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我看见李树的影子在微微晃动，就说：“是风吹的。”

妈妈笑着说：“不，孩子，哪是风吹的？它一闪一闪的，是因为你们的媳妇看见了你们，心里很高兴，在那里拍手笑呢！她们还说，瞧！这老婆子还想抖威风，让我们给她捶腿，她配吗？”

“她们说这样的话？”我生气地说，“那我就揍她们一顿。”

猫忽然从床上窜下来，钻到了我的怀里。妈妈抓住它的脖子，把它提起来，放在一边。接着倒水给我们洗脸，她说：“这个不会说话的东西也知道阿德赫尔过完了暑假，要回坎伯尔波尔去了。”

我们洗完脸，换了衣服，吃过早点，就等努拉来。后来等得不耐烦了，妈妈就让我们去找他。

村里静悄悄的，觉不出一丝生气，好象连狗都死光了。“哥哥！”死一般的寂静使我感到一阵恐怖。“走吧！咱们回去吧！妈妈说过，半夜里外面有妖怪出来的。”

哥哥说：“妈妈也说过，念念古兰经就好了，妖怪会吓跑的。快念古兰经吧！”

我心里想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哥哥为什么不念着古兰经往前走呢？何况这里离努拉的家也不远了，只隔两条胡同。”可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这些，便念起古兰经来。

我刚开始念时，胡同的另一头出现了一个妖怪。“哥哥！”我低声叫了起来，赶忙抱住哥哥。

“快念古兰经！”他也低声喊了起来，挣开了我，说道：“妈妈说过，人看到妖怪时如果被妖怪吓跑了，那这个人就会死掉。更何况只要孩子们口念古兰经，妖怪是不会伤害他们的。”

胡同里的石子被我们踢得滚了起来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这时，妖怪离我们只有三十英尺远了，他停下来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？是妖魔鬼怪？说！是谁？要不我就用石头打了。”说着，他弯下腰去，捡起一块石头。

哥哥马上回答，可他的声音很怪，连我都听不出来是他了。他说：“我们是阿克巴和阿德赫尔。”

“怎么搞的？”他扔掉石块，拍拍手上的灰说：“原来是小主人啊！我吓死了，心里发慌。心想，前面站着的一点儿大的东西是什么呀？”接着他笑了起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这时哥哥却一本正经地吼了起来。

那人回答说：“我是给你们洗衣服的扎曼呀！你们半夜三更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我也开了腔，说道：“我们的假期结束了，现在要回坎伯尔波尔去，在等歌鲁和努拉。”

“你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哥哥用威严的口气问他，

那神气就象是老师在向学生提问。

扎曼回答说：“我每天这个时候从家里出来，在尼利台里做晨礼，然后就在那里采青石。你的叔叔不是要造一座青石房子吗？”

“你是洗衣服的，怎么也去采石头？”哥哥惊奇地问道。

扎曼说：“洗衣服的人没有衣服可洗的时候，就得去采石头。不然的话，他的全家就要挨饿。”他停了一下，看我们不吭声，便笑了，又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有六个孩子，他们既没有妈妈，也没有奶奶，一个个都象小猫似的，我得填饱他们的肚子。真主是我的靠山，而我是他们的靠山。”

“靠山！”我心里想，“靠山是什么意思？刚才妈妈还说过，‘你们是我的靠山’，现在这个洗衣服的扎曼也说真主是他的靠山，而他又是他的孩子们的靠山。这靠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于是我问道：“哥哥，靠山是什么意思？”

然而哥哥却不理睬我，他拍拍手，叫了起来：“努拉来了！”

“一会儿在尼利台里再见吧！”洗衣服的扎曼说道：“到胡夏勃的路不是经过那儿吗？我给你们一块青石，它是我偷偷留下的。这块青石上有深蓝色的波纹，上面好象还有青鸟在飞，还有开着的蓝色花儿呢！真主真是万能的，即使我在中午看到这块青石，也想对真主礼拜呢！^①把它拿去，给你的叔叔，对他说，这是洗衣服的扎曼给他的，他一定会高兴的。除了真主外，他就是我们穷人的靠山了。”

“靠山？”我又吃了一惊。然而扎曼已经往前走了。

^① 中午一般是不做礼拜的，此处表示对真主的强烈的崇拜。

远远看去，骆驼显得高极了。挂在它脖子上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响声，犹如少女在歌唱。接着一只雄鸡啼了起来，引起了一片鸡啼声。在伽迪拉的院子里，有一头牛哞哞地叫起来，狗也立刻跟着汪汪地叫，全村苏醒了，伸伸懒腰，好象它也要起来欢送我们一样。我跑进家门，歇鲁随后跟了进来，在门前叫道：“太太，戴上面纱吧！我要进屋来扛少爷们的箱子。”

“一共两个箱子呢！”我嗔怪歇鲁道。

“啊哈哈！”歇鲁把手放在我的腋下，把我高高地举过他的头顶。“现在我的小主人也有箱子了。你什么时候长胡子呢？赶快长大吧！到你结婚的时候，我要来敲鼓助兴，敲得比当森^①还要好。你是我们穷人的靠山啊！”

又是靠山！这靠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正想问他，他把箱子举起来扛在肩上，走了出去。妈妈在里屋站着，把我们搂在怀里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咻咻地朝我们吹气^②，还哭个不停。歇鲁把另一个箱子也提出来了，边走边说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我们骑上了骆驼，这时从门后传来了妈妈的哭声：“真主啊，保佑他们一路平安吧！真主啊，保佑他们免除灾难吧！真主啊，除了你，他们就是我的靠山了。”

靠山！我一定要问问哥哥，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们两人中间隔着驼峰。我忽然特别想哭，骆驼在胡同里转过弯去，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叫了起来：“妈妈！”哥哥跪在骆驼背上责备我说：“你没看见吗？歇鲁和努拉送我们

① 当森是阿克巴时代的大音乐家，他对印度古典音乐作出巨大的贡献。

② 穆斯林认为这是消灾的一种方式。

去。他们见了会怎么说？会说我们太胆小。快把眼泪擦掉，别出声，念古兰经！”

我觉得哥哥的声音也哽噎了，于是对他说道：“你也擦擦眼泪，念古兰经吧！”

他也同意了，说了声：“好吧！”

我在驼背上跪了起来，问哥哥：“哥哥，洗衣服的扎曼把孩子们都扔在家里，一个人到尼利台里去的时候，也和我们一样哭吧？”

“为什么？他干吗要哭？”哥哥反问道。

我说：“我们是妈妈的靠山，而他是他孩子们的靠山。我们哭了，他为什么不哭呢？”我为自己能在谈话时用“靠山”这个词而沾沾自喜。

“别说了！”哥哥说，“你这是在念古兰经？”

出村后，骆驼走上田间小道。这时，努拉让骆驼停了下来。歇鲁走过来对我们说：“好了，现在我要回去了。孩子们醒来后，见我不在床上，会哭的。”

“你是你孩子们的靠山吧？歇鲁大叔！”我又用了“靠山”这个词。歇鲁对努拉说：“你看，努拉！我的小主人真是能说会道。”接着他把手伸向驼背，我在驼背上伸出手来和他握了握，他轻轻地摇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答应我，在这一年里一下子长十岁。我担心看不到你长大成人就会死去。我怕在阿克巴少爷和阿德赫尔少爷娶亲的时候不能挣上二百卢比，这笔钱要用来给我妈妈镶牙的。把这些都写下来！二百卢比！少一个子儿也不行，你们给少了我会生气的。我那可怜的妈妈成天用她那没牙漏风的嘴絮絮叨叨，盼望着这件事呢！”

歇鲁和努拉都笑了。接着歇鲁又走过去和哥哥握手。他

大约跟哥哥也说了类似的话，但是我没有能听到。骆驼又出发了，我从驼铃中只听出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响着：靠山、靠山、靠山……

这时，从东方地平线上突然射出的第一缕晨曦，把周围的大地照得微微发亮。从周围的树丛中，飞出了许多鸟儿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以致把驼铃声都淹没了。

“它们互相在吵架呢！”我对哥哥说。

努拉牵着缰绳在前面走，他听了笑着说道：“不，少爷，它们哪里是在吵架，它们整天叫个不停，现在是在清嗓子呢！”

哥哥一听就笑了，笑声就象水晶玻璃落地那样清脆。接着他喊道：“努拉大叔！”

努拉头也不回地应声道：“嗯，少爷。”

哥哥说：“讲个故事吧！就象去年那样。”

努拉问道：“还讲那只豺的故事吗？它一屁股坐在发烫的平底锅上，烫得连忙跑开，可跑的时候平底锅还粘在它的屁股上呢！”

我们两人就好象听完了整个故事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好，就讲这个故事！”我说，“哥哥大概还记得，我可忘了。”

“我还记得。”哥哥说道，“但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我想再听一遍。”

“好吧，听着！”努拉说道，“有一只豺，它喜欢小偷小摸，常钻进一个穷苦的老太婆的家里，抓起平底锅里的面饼就逃。有一天……”

哥哥突然问道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尼利台里，努拉